

元代汀路尾澳及琉球國考證

吳培基 教授* 賴阿蕊**

摘要

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元世祖原派遣楊祥征伐「瑠求」，後因吳志斗等人的意見，改行招諭，楊祥、吳志斗一行人自「汀路尾澳」出發，抵達一「低山」，無功而返，到達澎湖(彭湖)。(元)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：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」，並有4「山」：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，其中大崎山「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。」本研究論證：楊祥等人抵達的「低山」應即臺灣島西岸，「汀路尾澳」可能在澎湖，「汀路」可能是臨水邊沙洲的水路；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「大崎山」就是今臺灣島，「自澎湖望之甚近」的地方是臺灣島的玉山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而非臺灣島西岸，「琉球」則推斷是今琉球群島的沖繩島。

關鍵字：元代、澎湖(彭湖)、流求(琉球、瑠求)、島夷誌略、臺灣、玉山。

一、緒論

「流求」是中國東方海中的島嶼，《隋書》、《宋史》均有傳，其地理位置：當建安郡東或泉州正東，水行5日。《隋書》：「東望依希，似有煙霧之氣，亦不知幾千里。…帝遣武賁郎將陳稜、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。至高華嶼，又東行二日至 鼉鼉嶼，又一日，便至流求。」¹《新唐書》：

*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、電資研究所教授

**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助理教授

1 《新校本隋書》，卷81 列傳第46，東夷，流求國，頁1822-1825。

「泉州清源郡，…。(自州正東海行二日至高華嶼，又二日至鼃鼃嶼，又一日至流求國。)」²《宋史》：「流求國在泉州之東，有海島曰澎湖，煙火相望。」³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「瑠求，在南海之東，漳、泉、興、福四州界內，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，亦素不通。天氣清明時，望之隱約若煙若霧，其遠不知幾千里也。」其中「若煙若霧，其遠不知幾千里」所述與《隋書》近似，「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」所述與《宋史》近似。「瑠求」與「流求」地理位置的概念相近。

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元世祖原派遣楊祥征伐「瑠求」，後因吳志斗等人的意見，改行招諭，楊祥、吳志斗一行人自「汀路尾澳」出發，抵達一「低山」，無功而返，到達澎湖(澎湖)。⁴《元史》〈世祖本紀〉對此事也有記載，可作補充。《元史》〈世祖本紀〉：至元28年(1291)9月18日(壬子)，『命海船副萬戶楊祥、合迷、張文虎並為都元帥，將兵征瑠求。…。既又用福建吳誌斗言「祥不可信，宜先招諭之」，乃以祥為宣撫使，佩虎符，阮監兵部員外郎，誌斗禮部員外郎，並銀符，齎詔往瑠求。明年，楊祥、阮監果不能達瑠求而還，誌斗死于行，時人疑為祥所殺，詔福建行省按問，會赦，不治。』⁵楊祥、阮監(鑒)並沒有到達瑠求，而吳誌斗(志斗)失蹤死亡。

2 《新校本新唐書》，卷41志第31地理5，江南道，東道採訪使，頁1065。

3 《新校本宋史》，卷491列傳第250，外國7，流求國，頁14127。

4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210列傳第97外夷3，瑠求，頁4667-4668：『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，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，不聽命則遂伐之，朝廷從其請。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，熟知海道利病，以為若欲收附，且就澎湖發船往諭，相水勢地利，然後興兵未晚也。冬十月，乃命楊祥充宣撫使，給金符，吳志斗禮部員外郎，阮鑒兵部員外郎，並給銀符，往使瑠求。…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，自汀路尾澳舟行，至是日巳時，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，約去五十里。祥稱是瑠求國，鑒稱不知的否。祥乘小舟至低山下，以其人眾，不親上，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，載軍器，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。岸上人眾不曉三嶼人語，為其殺死者三人，遂還。四月二日，至澎湖。祥責鑒、志斗「已到瑠求」文字，二人不從。明日，不見志斗蹤跡，覓之無有也。先，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，欲取富貴，其言誕妄難信，至是，疑祥害之。祥願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，今祥已至瑠求而還，志斗懼罪逃去。志斗妻子訴于官。有旨，發祥、鑒還福建置對。後遇赦，不竟其事。』

5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66本紀第16世祖13，至元28年，頁350-351。



向來研究對《元史》〈瑠求〉「汀路尾澳」地名，多未深入討論。《臺灣通史》引述《元史》準備征伐及招諭「瑠求」的經過，以「瑠求」為臺灣，並推斷「夫元之謀伐琉球，蓋欲以扼日本也」，但對「汀路尾澳」未加說明(連橫，1962)。柯劭忞《新元史》等史書，將「汀路尾澳」改動為「汀州尾澳」(賴福順，2005b，頁8)。《澎湖史話·上集》述「自江州路尾澳，發舟前往」(陳知青，1972)，或許參酌《元史》「汀路尾澳」及《新元史》「汀州尾澳」所合成。然而，福建汀州路並沒有靠海。

賴福順(2005b)論證《元史》〈瑠求〉「汀路尾澳」在澎湖，由歷代「流中航線」論證元代瑠求即今之琉球群島，由澎湖發船，舟行半日之內望見臺灣西岸，⁶並論述「汀路尾澳」可能原是「灯」(燈)傳抄誤為「汀」，該地設有燈樓，「燈路的尾端便是灣澳」，即媽宮澳。「汀」字傳抄錯誤，以及燈樓、燈路等說法，尚缺乏證據。澎湖研究第4屆學術研討會，會中評論人提出的疑點：(1)臺灣有高山，「山長而低」是指臺灣？(2)元朝的「路」非指道路，可能地名抄錄錯誤；(3)中國沿岸語言多所不同；綜合推斷「汀路尾澳」可能是中國沿岸的小島(賴福順，2005a)。這些討論似仍未得到一致的結論。

(元)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：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。山曰翠麓，曰重曼，曰斧頭，曰大崎。其峙山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。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，夜半則望暘谷之出，紅光燭天，山頂為之俱明。土潤田沃，宜稼穡。氣候漸暖，俗與澎湖差異。…海外諸國蓋由此始。」多數研究推斷從澎湖「望之甚近」的地方即臺灣(方豪，1994)。然而，近來的研究卻仍呈不確定。周婉窋(2007)指出：『元朝汪大淵(1311~?)《島夷誌略》所記「琉球」以地理位置來說，很可能是臺灣。…顯然他親履「琉球」之山。(此處的「山」應否當「島」

6 澎湖與臺灣的水程，半日可至，參見清代的記載，例如：(清)胡建偉，《澎湖紀略》，卷2地理紀，海道，頁15：「自澎湖航海，西至廈門水程七更，東至臺灣鹿耳門水程五更。…樵書二編云：更也者，一日一夜定為十更，以焚香幾枝為度。」



解?)澎湖「望之甚近」的地方，似乎非臺灣莫屬。然而，汪大淵所記「琉球」之風土民情，…，和日後我們得知的臺灣西南沿岸土著文化不相符合。以此，要確指汪大淵筆下的「琉球」就是臺灣，還是有問題。』賴福順(2001)則指出：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所謂「山」是指「島」，推斷這4座島是沖繩西方4島：伊平屋島、伊江島、粟國島、度名喜島，其中「其峙山」(大崎山)即今伊江島。今查伊江島面積22.77平方公里，最高點172公尺，難稱「高峻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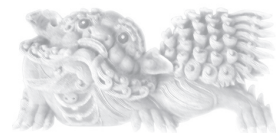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相關研究

有關「汀路尾澳」及「低山」推測地點的研究，包括：伊能嘉矩(1928)、吳壯達(1948)、曹永和(1963)、連橫(1964)、梁嘉彬(1972)、野口鐵郎(1977)、李祖基(1999)、賴福順(2002，2005ab)、邱樹森(2002)、顏尚文(2005)等。這些研究推測的地點，整理如表1。

表1：「汀路尾澳」及「低山」推測地點。

相關研究	汀路尾澳	低山
伊能嘉矩(1928)	漳州府海澄縣井尾港	臺灣
吳壯達(1948)	閩海岸	非臺灣
曹永和(1963)	閩海岸	似非臺灣
連橫(1964)	—	臺灣大肚山
梁嘉彬(1972)	金門灣口	臺灣西岸一小島， 或即琉球嶼
野口鐵郎(1977)	汀州路的尾澳	—
李祖基(1999)	澎湖	臺灣
賴福順(2002, 2005ab)	澎湖	臺灣
邱樹森(2002)	臺灣臺東東南蘭嶼西	臺灣北部，如新竹附近
顏尚文(2005)	澎湖	—

賴福順(2002)論證招諭 瑠求(流求)時出發的「汀路尾澳」在澎湖，提出2則



直接證據、3則間接證據。賴福順(2005a)提出5則直接史料、4則間接史料、3則補強證據。賴福順(2005b)再增加1則直接史料，補充流求國地理位置的論證，以及「燈路尾澳」出現的歷史價值。在這些論證中，包括：直接證據4、5；間接證據2、4，均根據中國泉州經澎湖往流求的航線「流中航線」(賴福順，2003)。然而，就楊祥等人招諭 瑠求的經過，相關論點仍有待討論。

例如，直接證據5，以吳志斗主張從澎湖往流求的海道，然而吳志斗似對往流求的海道有所保留，才有「相水勢地利」的建議。對照《元史》所載事件前後的發展，吳志斗先說「祥不可信，宜先招諭之」，「明年，楊祥、阮監果不能達 瑠求而還」。⁷從文句推論：楊祥、阮監(阮監)認為可以抵達瑠求，而吳志斗(誌斗)認為不能，最後是唱反調的吳志斗說對了。

又如，間接證據2關於「落漈」，認為元代由澎湖到流求已出現航線，只是水流湍急(落漈)。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西岸漁舟到澎湖，遇颶風(颱風)發作，往往漂流到流求。這是遇到颱風的特殊情形，且「回者百一」，似不能認定為一般航線。帆船航行主要利用東北季風、西南季風，而颱風對帆船只有不可抗拒的破壞，而無利用價值(周鈺森，1959)。

關於間接證據3，琉球《中山世譜》記載(元)楊祥未至琉球而還一事。⁸《中山世譜》先由蔡鐸於康熙40年(1701)初編，又經蔡溫於雍正3年(1725)續編而成。今查蔡溫〈中山世譜序〉：「爰以其所獲之書，與夫本國記傳，及隋唐宋元之史，博採旁搜，互致恭考，昔之所誤，今始正之，昔之所缺，今始補之，以成全部。」⁹根據序言推斷，《中山世譜》中關於(元)楊祥的記載，應即是參考《元史》補入的紀事，因此無助於佐證《元史》的記載。

7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16本紀第16世祖13，至元28年，頁350-351。

8 (清)蔡溫，《中山世譜》，頁72：「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(世祖滅宋，改天下之號曰大元)，世祖改流求曰瑠求，遂遣副萬戶楊祥等率六千軍，給金符賚詔以降我國。楊祥行出海洋，遽會一山，軍相戰，小挫，未至我國而引還。」

9 (清)蔡溫，《中山世譜》，頁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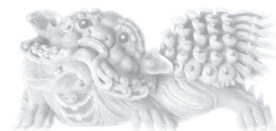


多數研究推斷(元)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「琉球」即臺灣。「琉球」有4山：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。有關「琉球」4山地點的研究，包括：藤田豐八(1914)、郭廷以(1954)、蘇繼頤(1981)、方豪(1994)、賴福順(2001)等，整理如表2。許多研究推定打狗仔(打狗，今高雄)是大崎山。今查高雄壽山(打狗山)，標高356公尺，水平視距約39.8海浬，澎湖本島最高處52公尺，水平視距約15.2海浬，如此觀測者及目標物高度，地理視程約55海浬。¹⁰然而，高雄壽山距澎湖本島最近約63海浬，遠在地理視程外，由於地球的曲率，自澎湖本島實際上無法望見高雄壽山，更如何「望之甚近」？

表2：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4「山」的推測地點。

	翠麓	重曼	斧頭	大崎
藤田豐八 (1915)	—	「沙馬」、 「沙馬機頭」	「虎頭山」， 今安平傍近	打狗仔(打 狗)，今高雄
郭廷以(1954)	—	—	—	(1)臺南大崎越 嶺；(2)打狗 仔，今高雄
蘇繼頤(1981)	諸羅山，今嘉 義笨港	「沙馬」、 「沙馬機頭」	「虎頭山」， 今安平傍近	打狗仔(打 狗)，今高雄
方豪(1994)	沙鹿	牛罵	虎頭	大肚
賴福順(2001)	伊平屋島、粟國島、度名喜島			伊江島

10 D：水平視距(海浬)，h：眼高或目標高(公尺)， $D=2.11\sqrt{h}$ 。(蔡金城等，2009)



三、汀路尾澳及《元史》瑠求(流求)

3-1 「汀路尾澳」發船

「汀路尾澳」地名雖不復記憶，但從元代海上交通發展的大架構，可知泉州必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元代初期泉州對外交通轉盛，並發展為當時對外第一大港埠(李東華，1986)。元朝初期對海外的擴張均與泉州有關，包括：(1)招諭馬八兒、俱藍等國。¹¹(2)征伐爪哇：世祖至元29年(1292)，匯集福建、江西、湖廣三行省兵2萬人，由泉州後渚港啟行。¹²(3)第2次用兵 瑠求：大德1~2年(1297-1298)，由福建行省就近用兵，詳見第3-3節。

「汀路尾澳」若是在福建海岸，則其地點必定是泉州港的口岸，例如：後渚港、石井港、烏嶼、安海等。至於相關研究推測的地點—井尾港不在泉州灣附近，金門雖與石井港隔海相對，但缺乏陸路連接，因此都不可能是啟航港。這2處距離泉州不夠遠，也不可能是中間整補的港口。

本研究尋得1則文獻，可佐證泉州是啟航港。(明)胡翰〈贈楊載序〉敘述洪武2-5年(1369-1372)，楊載招諭日本、琉球的經過，並溯及元朝招諭流求的史事。¹³從序中提及元朝「用閩人吳誌斗之言，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，留泉南者雖久之，訖不能達而罷」，可知吳志斗(誌斗)等人招諭流求，準備工作主要在泉南(泉州)。(明)胡翰受聘纂修《元史》，自能接觸到今已亡佚的元朝《十三朝實錄》之史料，¹⁴其對吳志斗(誌斗)等人招諭流求的敘述，應當可信。我們可以縮小「汀路尾澳」的範圍至：(1)福建海岸，即泉州的口岸；(2)澎湖。

目前就(明弘治)《八閩通志》、(明萬曆)《泉州府志》、(明)《閩書》及(清乾隆)《泉州府志》等書，尚未發現「汀路尾澳」地名。「汀路尾澳」若曾是泉

11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210 列傳第97 外夷3，馬八兒等國，頁4669。

12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210 列傳第97 外夷3，爪哇，頁4665。

13 (明)胡翰，《胡仲子集》，卷5，〈贈楊載序〉，頁9。

14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進元史表，頁4674。

州附近的口岸，應留有記錄。我們推斷：吳志斗等人先在泉州準備了許久，後又至據說鄰近流求的澎湖探路，「相水勢地利」。

關於「汀路尾澳」在澎湖，賴福順氏已有論證，本節就主要論點探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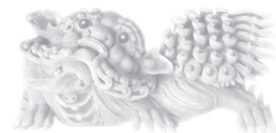
1. 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吳志斗建議，「就澎湖發船往諭，相水勢地利，然後興兵未晚也」，至元29年(1292)3月29日起程，「自汀路尾澳舟行」，登陸「低山」，言語不通，「為其殺死者三人，遂還。四月二日，至澎湖。」¹⁵由「遂還」2字，可知4月2日到澎湖已屬回程，起程應也是依吳志斗建議，自澎湖發船。(直接證據1)
2. (元)張之翰〈送吳泉陽使琉球〉¹⁶：從詩題「使琉球」，可知目的地是「琉球」(流求)。(直接證據3)(元)趙孟頫〈送吳禮部奉旨詣澎湖〉¹⁷：從詩題「奉旨詣澎湖」，吳志斗等人應非任務失敗後，才抵達澎湖。(直接證據2)從這2首詩可知，目的地是琉球，而澎湖在任務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3. 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「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，約去五十里」很可能是臺灣，則「汀路尾澳」可能在澎湖。(直接證據6)
4. 元代澎湖已有7澳，各有名稱，「汀路尾澳」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(間接證據1)洪武20年(1387)，盡徙澎湖居民，澎湖7澳地名因而消失。(補強證據2)

以上論點或仍有疑問的地方，主要在於：論點1、論點3。關於論點1，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的記載，並未明言「汀路尾澳」在澎湖。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「就澎湖發船往諭，…自汀路尾澳舟行」，其中「汀路尾澳」依循上文，位於澎湖，而不另加註明(賴福順，2005b，頁15)。本研究尋得《元史》中一則類似的寫法，可作為佐證。《元史》〈爪哇〉傳：「至元二十九年二月，詔福建行

15 同註4。

16 (元)張之翰，《西巖集》，卷3，頁3-4。

17 (元)趙孟頫，《松雪齋集》，卷4，頁6。



省除史弼、亦黑迷失、高興平章政事，征爪哇；…。十一月，福建、江西、湖廣三省軍會泉州。十二月，自後渚啟行。」¹⁸至元29年(1292)11月，三省軍會集於泉州，12月自「後渚」啟行。文中「後渚」雖未加註明，可知即位於泉州。「後渚」今名仍舊，位於泉州的海濱。

關於論點3，臺灣有高山，「山長而低者，約去五十里」是否即是臺灣？這個問題必須同時參酌風向及地理位置來決定，詳見第3-2節的討論。

3-2 航向「低山」

至元29年3月29日(公元1292年4月17日)，楊祥等人自汀路尾澳舟行，至當天巳時(9-11時)，「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，約去五十里。」50里約為25公里，能見度約25公里。在半日時間內，看見島嶼出現在東方，則船行方向必帶有往東的分向量，大致分為：正東、東北、東南。

依據1991-2000澎湖風花圖(Wind Rose)，陽曆4~5月，仍是以東北季風為主，直到陽曆6月，才是西南季風為主(顏尚文，2005，頁53)。以陽曆4月風花圖為例，無風(calm)佔1.6%，方位角約20度(近北北東)的風佔37.1%，其餘正北風(方位角0度)10%、東北風(方位角45度)10%以上，合計東北季風約佔60%，且風勢較強的是近北北東風以及東北風，可達4~6級(風花圖以中粗線表示)。其餘的風，包括：南風、南南西風、西南風等，合計約佔20%，風勢只達1~3級。

在東北季風吹襲下，楊祥等人若是自澎湖往東北方航行，勢必面風而行，然而，帆船無風、面風皆不能航行。(宋)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：「然風有八面，唯當頭不可行。」¹⁹將風約略分作8個方向，每個方向佔45度。除了正對著風的方向外，宋代中國人可以操船向其他7個方向航行(潘廣智，謝至愷，2008)。根據現代帆船技術，「船首迎向風眼的左右各約45°之內，帆無法張

¹⁸ 同註12。

¹⁹ (宋)徐兢，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，卷34海道1，頁6。

滿，帆面無法產生浮升力，船隻因而無法前進。」(劉寧生，郭廷祥，1996)

楊祥等人若是往東北方(方位角45度)，不論是北風(方位角0度)、近北北東風(方位角20度)、東北風(方位角45度)，只有北風相差45度，差可以航行，東北風、近北北東風均屬於無法航行的風向，除非採「之」字前進的方式。楊祥等人應捨棄偏北航行，改偏向東或東南航行。

相較於陽曆9月到隔年3月，強烈東北季風壓境，幾無南風，陽曆4月南風初動，楊祥等人是否在澎湖等待南風出航？然而，此時的南風尚弱，仍以東北季風佔優勢，楊祥等人如何利用這樣的風勢，往東北方做長途的航行？

綜合以上，楊祥等人利用東北季風，偏向東或東南航行，順著風勢，很快就看到臺灣島，約略是今日雲林、嘉義、臺南附近。這地區屬於廣大的海岸平原——嘉南平原，東西寬度達40公里以上，平均高度不到100公尺。考量滄海桑田的變化：約1000年前，嘉南平原「海岸線大致位在現今海岸東側約5~15公里，海退速率約每年1.4~2.8公尺。」(陳文山等，2004)以海退速率估算，700年前的海岸線，相較1000年前的海岸線，約又西移0.4~0.8公里，可忽略不計。700年前的嘉南平原，東西寬度約達25~35公里以上。在能見度約25公里的情況下，視野僅能在平原的範圍，無法看到臺灣較高的山區，而有「山長而低者」、「低山」等用語。

事件後續發展：楊祥乘小舟到「低山」下，見岸上人眾，不敢親自上岸，派軍官劉閏等200多人，乘小舟11艘，裝載軍器，領三嶼人陳輝登岸，岸上人眾不懂三嶼人語，遭殺死3人，遂返還，4月2日到澎湖，楊祥堅持已經到了瑠求，要求阮鑒、吳志斗具結，2人抗命，隔日，吳志斗失蹤死亡。在這次事件，3位元朝官員中，只有1人認為此次到了瑠求，而另2人不認同。由此可知，所抵達的臺灣島西岸，應該不是預期的瑠求。



3-3 瑠求國傍近

在楊祥等人無功而返後，元朝對瑠求改為或招諭或征伐的彈性策略：

1. 大德1年(元貞3年，1297)2月26日(己未)，「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，徙治泉州。平章政事高興言泉州與瑠求相近，或招或取，易得其情，故徙之。」²⁰
2. 大德1年11月4日(癸亥)，「福建行省遣人覘 求國，俘其傍近百人以歸。」²¹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有類似的記載：「[成宗元貞三年]九月，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、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，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。」11月俘虜瑠求國「傍近」「百人」，與9月俘虜130餘人，應是同一件事。或許高興的命令是9月時下達的(梁嘉彬，1972，頁11)。
3. 大德2年(1298)1月22日(己酉)，「遣所俘瑠求人歸諭其國，使之效順。」²²在上述記載中，包括：「覘瑠求國」、「進赴瑠求國，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」、遣返所俘「瑠求人」等，似乎元朝對「瑠求」用兵相當順利。然而，記載中「福建行省遣人覘瑠求國，俘其傍近百人以歸」，所謂「瑠求國」「傍近」的用詞耐人尋味。或許事件中所謂的「瑠求」是概括的說法，實應為「瑠求國」「傍近」。遣返所俘「瑠求人」，即「瑠求國」「傍近」百人。元朝並沒有到達「瑠求」，而是到了「瑠求」「傍近」。

大德1年11月4日到大德2年1月22日(公元1297年11月19日~1298年3月5日)，從陽曆11月到隔年3月，仍是強烈東北季風吹襲的季節。元朝於這段時間，自泉州用兵於「瑠求」「傍近」，不可能往東北方向航行。「瑠求」「傍近」的地理位置，應在泉州的東南方，可能即是臺灣島的西岸。

20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19 本紀第19 成宗2，大德元年，頁409。

21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19 本紀第19 成宗2，大德元年，頁414。

22 《新校本元史》，卷19 本紀第19 成宗2，大德二年，頁417。

3-4 「汀路尾澳」地名釋義

「汀」：『水邊平地或河流中的小沙洲。如：「汀洲」、「綠汀」。』²³

「汀路」可能是臨水邊沙洲的水路。文獻中的「汀路」：(1)(唐)孟浩然〈發漢浦潭〉：「臥聞漁浦口，橈聲暗相撥。日出氣象分，始知江路闊。」²⁴(2)(明)楊士奇〈題金學士畫〉：「漁家臨水靜，禪剎與雲參。窈窕緣江路，微茫隔浦颿。」²⁵又如，(南宋)《咸淳臨安志》稱「官塘」有9澳，其中之一即「丁路澳」。²⁶水邊的地名「丁路」應是指「汀路」，而與燈樓、「燈路」無關。

澎湖澳社以「尾」命名的包括：港尾(今講美)、港仔尾(今許家)、鐵線尾(今鐵線)、風櫃尾(今風櫃)。另以「底」命名的包括：港底(沙港底，今成功)、暗澳底(文澳底，今文澳)。這些地名的由來：

1. 港尾(今講美)：「因村北的海灣正是鎮海港的尾端，先民於海岸附近築寮居住，漸成聚落因而名港尾。」(郭金龍等，2002，頁287)
2. 港仔尾(今許家)：『蓋因村落西方海域有一條蜿蜒朝向西北，經過大倉島南側，直通吼門外海的溺谷(溺谷即為海溝，俗稱「港路」)』，許家村是港路的最末端，「港頭」是潭邊村。(同上，頁238)
3. 鐵線尾(今鐵線)：今祖師廟前有細長海岬，狀如鐵線。(同上，頁137)
4. 風櫃尾(今風櫃)：位於風櫃半島西側最尾端。(同上，頁156)
5. 港底(沙港底，今成功)：海灣的海水自北而南，北邊的沙港村稱「港頭」，南邊成功村稱「港底」。(同上，頁221)
6. 暗澳底(文澳底，今文澳)：「文澳底」與「文澳」相距1里，「文澳底」是「文澳」的盡頭。(同上，頁96)

從這些詞意，配合澎湖歷史考古的成果，或可推論「汀路尾澳」的地點。由

23 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》，【汀】。

24 (明)高棅(編)，《唐詩品彙》，卷9 五言古詩9，頁6。

25 (明)楊士奇(撰)，《東里集》，詩集卷2，頁17。

26 (南宋)潛說友(纂修)，《咸淳臨安志》，卷38 山川17，頁29。



元代澎湖7澳「坡隴相望」，可以推知這7澳主要在澎湖內海附近。澎湖歷史時期的考古遺址，包括：(1)白沙鄉：中屯、講美、岐頭、後寮、通梁；(2)西嶼鄉：內垵、合界；(3)湖西鄉：中西、沙港、青螺；(4)馬公市：山水；(5)望安鄉：布袋港、水垵、西安、東安。(臧振華，1989；臧振華，1992)這些考古遺址或即「汀路尾澳」的候選地點。例如，白沙島東邊(講美村)的板頭山東端海崖邊，發現有板頭山A遺址，由4個文化堆積層構成，在上部歷史層中出現以卵石和岩塊鋪造的房基遺構，反映出該層可能是定居式聚落遺存，其年代不晚於南宋。此遺址附近即港尾(今講美)，位當鎮海港的尾端。

四、《島夷誌略》琉球(流求)

4-1 琉球的「山」

(元)汪大淵《島夷誌略》〈琉球〉：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。山曰翠麓，曰重曼，曰斧頭，曰大崎。其峙山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。」所謂「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」4座「山」，其中「大崎山」作為地理位置參考，〈三島〉：「居大奇山之東」。「大奇山」應即「大崎山」。汪大淵形容「大崎山」(其峙山)很高峻，從澎湖看來很近。由於琉球、三島在海中相隔，則其地理位置參考的「大奇(崎)山」，實則是海中島嶼。當琉球、三島在相同陸塊，而以「大崎山」相隔，「大崎山」或許才是高山。「大崎山」既是島嶼，其餘3座「山」也是島嶼。

(元)汪大淵《島夷誌略》〈琉球〉：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」，這2句在敘述琉球4「山」之前，所述應是琉球主要的島嶼，該島面積較大，山陵較高，林木滋生。「盤穹」意即迴旋直向天空，矗立高聳。這座島即稱作「琉球」，可稱作「琉球山」，至於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等4「山」，是「琉球山」境內或邊境的島嶼。「琉球」合計共有5「山」(島嶼)，或許是由錯落的島嶼構成的群島。

琉球諸山(島)－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，並非由蕃語的發音轉譯而來，而是對「山形」描述，各具意義，分述如下：

1. 「翠麓」：青綠的山腳。
2. 「重曼」：或同「重蔓」，近似「莎蔓錯織」，意指海中亂石(珊瑚礁)重生。(宋)梁克家《淳熙三山志》述琉球國：「其水東流而不返，莎蔓錯織，不容轉舵，漂者必至而後已。」²⁷
3. 「斧頭」：形狀類似斧頭。《大清一統志》：「斧頭山(在咸寧縣北三十里，其狀類斧。)」²⁸
4. 「大崎」：艱險峻峭。《明一統志》：「崎山(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，有太崎、小崎。太崎有龍井。小崎有飛來石，...。)」²⁹

4-2 澎湖看山

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述從澎湖看琉球「大崎山」，看來很近。許多研究推斷澎湖可以看到的地方，應是最近的臺灣島。從澎湖本島高地(或高樓)可以看到澎湖的離島，包括：員貝嶼、鳥嶼、桶盤嶼、虎井嶼、望安島、花嶼等，距離約8~32公里。澎湖本島與臺灣島最近的距離：龍門到雲林口湖鄉、嘉義東石鄉海濱，約44公里。除了距離外，標的物及觀測者高度也是重要因素。臺灣西部海岸區域，高度多在10公尺以下，這樣的距離及高度，受地球曲率影響，很難清楚看得到。

今天我們知道，澎湖可以肉眼清楚看見臺灣島的高山，例如：玉山等3000公尺以上的山脈。古富能(2008)記錄到2007年5月29日及6月23日清晨，在澎湖科技大學實驗大樓，攝錄的山脈影像。2008年初，有民眾清晨在馬公市山水里看

27 (宋)梁克家，《淳熙三山志》，卷6 地里類6，頁3。

28 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卷258 武昌府，頁17。

29 《明一統志》，卷61 德安府，頁29。



到玉山，拍下清晰的影像(蘇文章，2008)。「中央氣象局澎湖氣象站主任許天生說，夏天若早上空氣乾淨、天氣晴朗又有沈降氣流時，要從澎湖看到中央山脈是有機會的，但不常見。」(肇瑩如，2008)2009年有3次記錄：7月1日清晨5時及黃昏5~6時，以及11月10日7~8時(許逸民，2009；李祐宗，2010)。2009-2010年，筆者於自宅頂樓共拍攝到5次玉山影像，包括：2009年7月1日清晨及黃昏、2010年7月2日清晨及黃昏、7月3日黃昏等。我們發現：這些影像中，玉山的高度及位置大致相同。清晰可見的山脈影像分別在玉山的南北方向延伸，看來距離很近。(圖1)汪大淵所謂「大崎山」極高峻，「自澎湖望之甚近」的說法與事實相符。汪大淵或許是親眼看到，或許是澎湖居民所傳聞。琉球「大崎山」就是今「臺灣山」(臺灣島)。

4-3 登「大崎山」？

汪大淵是否曾經登上琉球「大崎山」(臺灣島)？要探討這個問題，必須就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上下文義來看。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：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。山曰翠麓，曰重曼，曰斧頭，曰大崎。其峙山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。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，夜半則望暘谷之出，紅光燭天，山頂為之俱明。土潤田沃，宜稼穡，…。」向來研究認為：「此山」指前述的「大崎山」(其峙山)，汪大淵曾經登上「大崎山」，看海潮消長及日出，後段「土潤田沃，宜稼穡。…海外諸國蓋由此始」則是述「琉球山」。這樣的解讀有待商榷。

「大崎山」是琉球與「三島」邊境的島嶼，琉球4「山」中，又名列最後，「大崎山」距「琉球山」或許最遠。汪大淵既到琉球，似不能又去太遠的島嶼。若略去琉球諸山(諸島)的介紹，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條的「此山」，當指琉球「此地」。《島夷志略》中常見「此地」的用法，例如：〈龍涎嶼〉：「此地前代無人居之」；〈羅斛〉：「此地產羅斛香」。

「大崎山」(臺灣島)是謎樣的島嶼。在難得的好天氣，從澎湖向東方，可以清楚看到高峻山脈的影像。然而，從澎湖向東航行，只能抵達「山長而低」的島

嶼。今天我們知道，「高峻」山脈是臺灣島的高山；「山長而低」是西部海岸平原。汪大淵既稱「大崎山」「自澎湖望之甚近」。有關「大崎山」的地理知識，主要是由澎湖眺望東方而得；翠麓、重曼、斧頭等「山」，則可能是琉球附近海中所見的島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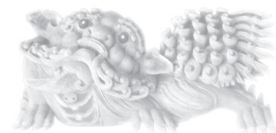
對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文句的另一種解讀：琉球諸山(諸島)的介紹僅止於「其峙山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」的概述，其後整段均是述「琉球山」。「此山」如同「此地」，指「琉球」這地方。汪大淵在琉球登岸，該地是觀海潮及日出的好地方。汪大淵賞景的地點，離海岸不遠，其東方視野良好，可觀日出。

4.4 琉球的地理位置

汪大淵述澎湖(澎湖)「氣候常暖」，琉球「氣候漸暖」，琉球的緯度應高於澎湖，且琉球是一群島或包含多個島嶼。根據緯度及地形，《島夷志略》「琉球」可能是：(1)臺灣島北部；(2)今琉球群島的沖繩島。

臺灣全島3.6萬平方公里，高山群3000公尺以上，北部的大屯火山群，最高點—七星山1120公尺。若「琉球山」即臺灣島北部，與「大崎山」即今臺灣島的推論相衝突。然而，臺灣島也曾被誤認為是數個分隔的島嶼，或許「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」等「山」，分別是臺灣島的一部份或週邊島嶼。臺灣島北部共有：和平島、基隆嶼、花瓶嶼、棉花嶼、彭佳嶼，以及東方的龜山島。今和平島，昔日原為3島：社寮島、中山仔、桶盤嶼。臺灣島北部各島嶼以社寮島(距離0.1公里)、基隆嶼(距離3.4公里)、龜山島(距離10公里)較近。綜觀臺灣北部及東北角海岸，均有珊瑚礁分布，然而，外海則是廣闊水域，島嶼、礁石不多，難以稱作「重曼(蔓)」、「莎蔓錯織」。在找尋不到「重曼(蔓)」島嶼的情況下，《島夷志略》「琉球」應不在臺灣島。

琉球群島緯度均在澎湖之北，氣候受海洋調節。沖繩島溫度約當臺灣島北部，夏月稍涼、冬月稍暖，面積1207.87平方公里，最高點503公尺。沖繩島周圍島嶼及其南方諸島海域，均有珊瑚礁分布，其中，久米島(Kume)東方海域，一



直到琉球那霸港，正當明代中國往琉球的航道上，附近海域遍佈珊瑚礁、島嶼等，包括：渡名喜島(Tonaki)、慶良間諸島(Kerama)等。慶良間諸島有20多個大小島嶼，包括：渡嘉敷島(Tokashiki)、座間味島(Zamami)、阿嘉島(Aka)、慶留間島(Geruma)、前島(Mae)等，這些島嶼或即「重曼(蔓)」。推斷《島夷志略》琉球即今琉球群島的沖繩島。

五、結論

元朝初期對海外的擴張均與泉州有關，「汀路尾澳」若是在福建海岸，則其地點必定是泉州港的口岸。(明)胡翰〈贈楊載序〉提及元朝「用閩人吳誌斗之言，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，留泉南者雖久之，訖不能達而罷」，可知吳志斗(誌斗)等人招諭流求，準備工作主要在泉南(泉州)。然而，目前就福建及泉州地方志，尚未發現「汀路尾澳」地名。

「汀路尾澳」在澎湖的史料證據，包括：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、(元)趙孟頫〈送吳禮部奉旨詣澎湖〉、(元)張之翰〈送吳泉陽使琉球〉等。澎湖陽曆4月仍以東北季風為主，楊祥等人抵達的「低山」應即臺灣，「汀路尾澳」可能在澎湖。

在東北季風吹襲下，楊祥等人應是偏向東或東南航行，很快就看到臺灣島，約略是今日雲林、嘉義、臺南附近。在能見度約25公里的情況下，視野僅能在平原的範圍。在這次事件，3位元朝官員中，只有1人認為到了瑠求，而另2人不認同，所抵達的臺灣島西岸，應不是預期的瑠求。

大德年間(1297-1298)，元朝繼續對瑠求用兵。在《元史》記載中，包括：「覘瑠求國」、「進赴瑠求國，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」、「遣返所俘「瑠求人」等，似乎相當順利。然而，記載中「瑠求國」「傍近」的用詞耐人尋味，或許元朝並沒有到達「瑠求」，而是到了其「傍近」。在東北季風吹襲下，元朝自泉州用兵抵達「瑠求國」「傍近」，其地理位置應在泉州的東南，可能即臺灣島的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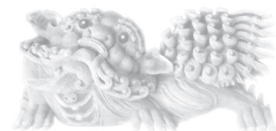
岸。

「汀路」是臨水邊沙洲的水路。(南宋)《咸淳臨安志》稱「官塘」有「丁路澳」。水邊的地名「丁路」應即「汀路」。澎湖澳社以「尾」、「底」命名的包括：港尾(今講美)、港仔尾(今許家)、港底(沙港底，今成功)……等。從這些詞意，配合澎湖歷史考古，或可推論「汀路尾澳」的地點。例如，白沙島 板頭山A遺址，附近即港尾(今講美)，位當鎮海港的尾端。

至元28年~大德2年(1291-1298)，元朝似乎找不到「瑠求」(流求)的確切位置。汪大淵《島夷誌略》詳述「琉球」(流求)，此時元代的商船對「琉球」已不陌生。琉球有「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崎」4座「山」，其中「大崎山」作為地理位置參考，〈三島〉：「居大奇山之東」。琉球、三島在海中相隔，「大奇(崎)山」實則是海中島嶼，其餘3座「山」也是島嶼。「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」所述應是琉球主要的島嶼，即稱作「琉球」(琉球山)。琉球諸山(島)並非由蕃語的發音轉譯而來，而是對「山形」描述，各具意義。

澎湖可以肉眼清楚看見臺灣島的高山，在難得的好天氣，清晰可見的山脈影像分別在玉山的南北方向延伸。汪大淵所謂「大崎山」極高峻，「自澎湖望之甚近」的說法與事實相符。琉球「大崎山」就是今「臺灣山」(臺灣島)。《島夷志略》〈琉球〉「余登此山……」，「此山」如同「此地」，指「琉球」這地方。汪大淵在琉球登岸，該地是觀海潮及日出的好地方，離海岸不遠，東方視野良好。

「琉球」緯度應高於澎湖，是一群島或包含多個島嶼，可能地點：(1)臺灣島北部；(2)今琉球群島的沖繩島。臺灣北部及東北角均有珊瑚礁分布，但外海島嶼、礁石不多，難以稱作「重曼(蔓)」、「莎蔓錯織」。沖繩島周圍島嶼及其南方諸島海域，均有珊瑚礁分布，久米島(Kume)東方海域，一直到琉球那霸港，遍佈珊瑚礁、島嶼等，或即「重曼(蔓)」。推斷《島夷志略》琉球即今琉球群島的沖繩島。



致謝

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、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、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，謹此致謝。

參考文獻

1. (元)張之翰，《西巖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2. (元)脫脫(官修)，《新校本宋史》，漢籍電子文獻。
3. (元)趙孟頫，《松雪齋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4. (北宋)宋祁，歐陽修(官修)，《新校本新唐書》，漢籍電子文獻。
5. (宋)徐兢，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6. (宋)梁克家，《淳熙三山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7. (明)王禕，宋濂(官修)，《新校本元史》，漢籍電子文獻。
8. (明)胡翰，《胡仲子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9. (明)高棅(編)，《唐詩品彙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10. (明)楊士奇(撰)，《東里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11. (南宋)潛說友(纂修)，《咸淳臨安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12. (唐)魏徵(官修)，《新校本隋書》，漢籍電子文獻。
13. (清)胡建偉，《澎湖紀略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，臺灣銀行，臺北。
14. (清)蔡溫，《中山世譜》，收錄於：殷夢霞等(編)，2002，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》，下冊，頁1-622，北京圖書館，北京。
15. 《大清一統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16. 《明一統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17. 方豪，1994，《臺灣早期史綱》，頁43；頁49，臺灣學生，臺北。
18. 古富能，2008，〈海市蜃樓初探在澎湖〉，《第七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

- 討會論文集》，頁561-565，國立澎湖科技大學，澎湖。
19. 伊能嘉矩(原著)，1928，劉寧顏(主編)，1985，《臺灣文化志》(中譯本)，上卷，頁42，原著：刀江書院，東京；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臺中。
 20. 吳壯達，1948，《琉球與中國》，頁56，正中書局，上海。
 21. 李東華，1986，《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》，頁195-196，臺灣學生，臺北。
 22. 李祐宗，2010，〈從澎湖看到玉山!?是海市蜃樓還是實景?〉，《科學研習》，第49卷第2期，頁30-39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，臺北。
 23. 李祖基，1999，〈不容青史盡成灰—對台灣國民中學教科書《認識台灣》(歷史篇)、(社會篇)「去中國化」傾向的批判〉，收入氏著《台灣歷史研究》，2008年2月，頁14，海峽學術，臺北。原載《〈認識台灣〉教科書評析》，1999年3月，九州圖書，北京。
 24. 周婉窈，2007，〈山在瑤波碧浪中—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第40期，頁103，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臺北。
 25. 周鈺森，1959，《鄭和航路考》，第5章鄭和時代之帆船航法，(一)風信，頁90，中國航海技術研究會，臺北。
 26. 邱樹森(主編)，2002，《元史辭典》，【汀路尾澳】，頁237；【瑠求國】，頁960，山東教育，濟南。
 27.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，2007，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》，修訂本，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>，教育部，臺北。
 28. 曹永和，1963，〈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〉，收入氏著《臺灣早期歷史研究》，1979年，頁112-113，聯經，臺北。原載《臺北文獻》，第3期，民國52年4月。
 29. 梁嘉彬，1972，〈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第45卷第6期，頁1-38，大陸雜誌社，臺北。
 30. 許逸民(報導)，2009，〈距140公里 澎湖遠眺玉山〉，《蘋果日報》，2009



年7月3日，蘋果日報，臺北。

31. 連橫，1962，《臺灣通史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，卷1開闢紀，頁7-9，臺灣銀行，臺北。
32. 連橫，1964，《雅堂文集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，卷3筆記，臺灣漫錄，大肚刀，頁146-147，臺灣銀行，臺北。
33. 郭廷以，1954，《臺灣史事概說》，臺初版，頁8，正中書局，臺北。
34. 郭金龍等(撰述)，2002，《臺灣地名辭書·卷六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南投。
35. 野口鐵郎，1977，《中国と琉球》，元史，頁31，開明書院，東京。
36. 陳文山，宋時驊，吳樂群，徐濤德，楊小青，2004，〈末次冰期以來臺灣海岸平原區的海岸線變遷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》，第62期，頁40-55，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臺北。
37. 陳知青，1972，《澎湖史話·上集》，頁86-88，澎湖史話編輯委員會，澎湖。
38. 肇瑩如(報導)，2008，〈廣角鏡·馬公眺玉山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8年7月18日，聯合報，臺北。
39. 臧振華，1989，〈澎湖群島拓殖史的考古學研究〉，《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》，歷史與考古組，頁87-112，中央研究院，臺北。
40. 臧振華，1992，《澎湖群島的考古學(Archaeology of the P'eng-hu Islands)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，民國81年，頁50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臺北。
41. 劉寧生，郭廷祥，1996，《帆船理論與實務》，頁29，海洋臺灣基金會，基隆。
42. 潘廣智，謝至愷(編著)，2008，《圖說·維港中式帆船》，頁64-65，共和媒體，香港。
43. 蔡金城，章清隆，簡光志(編撰)，2009，《航海學概要》，頁74-75，教育

部，臺北。

44. 賴福順，2001，〈探索元明時期中國與小琉球國的關係－兼述朱元璋與「兩國論」〉，《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：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論文集·第二十二輯》，頁82-83，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，臺北。
45. 賴福順，2002，〈中國文獻與「澎湖論」〉，《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30-48，澎湖縣文化局，澎湖。
46. 賴福順，2003，〈流中航線研究(上)、(下)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54卷第1期，頁1-46；第54卷第2期，頁233-268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南投。
47. 賴福順，2005a，〈汀路尾澳－澎湖最早的地方名〉，《澎湖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17-34；評論：頁35-36，澎湖縣文化局，澎湖。
48. 賴福順，2005b，〈燈路尾澳－中世紀東方海洋的明珠〉，《碇碇石：澎湖縣文化局季刊》，第40期，頁2-39，澎湖縣文化局，澎湖。
49. 顏尚文(編纂)，2005，《續修澎湖縣志·卷2地理志》，頁94，澎湖縣政府，澎湖。
50. 藤田豐八(校注)，1914，(元)汪大淵(著)，《島夷志略校註》，〈琉球〉，頁3-4，雪堂叢刊，收錄於：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1994，史部65，頁651-709，上海書店，上海。
51. 蘇文章(報導)，2008，〈好天氣 清晨太陽升起時 澎湖可看到玉山〉，《澎湖時報》，2008年7月17日，澎湖時報，澎湖。
52. 蘇繼頤(校釋)，1981，(元)汪大淵(著)，《島夷誌略校釋》，中外交通史籍叢刊，1981年5月第1版，2000年4月第2次印刷，〈琉球〉，頁19，中華書局，北京。



圖1：澎湖東方所見清晰的山脈影像(2009年7月1日清晨攝)。

評論

元代汀路尾澳及琉球國考證

發表人：吳培基

評論人：翁佳音

評論內容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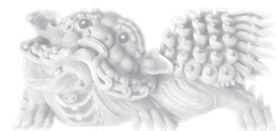
澎湖比台灣早開發，許多歷史文獻上都可看到這些記載，甚至是台灣的地名都是澎湖的漁民告訴外國人或中國的官員，很多早期澎湖跟外界的接觸都相當頻繁，像是論文中提到的“流求”或是大崎山等，像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，但福爾摩沙不在台灣而是在26度以北，這是值得討論之處，吳教授發揮科學精神去討論數位檔案，甚至把衛星地圖講出來，「汀路尾澳」推測在泉州，這是他的貢獻，在座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學吳教授的觀點儘量去找很多的資料。

但資料找出來之後要如何解釋？但可能每個人學的學科不同，看的角度也不同太強調可以看得見及一直把範圍鎖定在福建，而忽略了其他路線，可以去解釋各個史料上不一樣之處在那，例如第7頁中”至元29年(1292)3月29日起程，「自汀路尾澳舟行」，回程4月2日至澎湖”。汀路尾澳的路當時是元朝的行政區域，3月29日晚上12點出發早上9點到，考慮到當時路線的路況，到底走多久也看不出來，是否到澎湖？4月2日才至澎湖，”至“是到澎湖而不是任務達成，學歷史的角度要從這些史料中去抽絲剝繭，然後建立更合理的推論。

與會者發問

一、蔡丁進老師：

吳培基、賴阿蕊二教授的論文，資料豐富博洽、考證詳盡精確。澎湖歷史許多隱晦不明的問題，其他學者無法明白交待的，都逐次被二位教授論證得清清楚楚。我有幾個枝節性而無關宏旨的問題提出：



1. 「一、緒論」第3行「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」，缺2字，應為「自義安浮海擊之。至高華嶼」。
2. 「一、緒論」第4、5行「口鼉嶼」，口應填上「」。
3. 「一、緒論」末段「推論這4座島是沖繩西北4島：伊平屋島、伊江島、粟國島、度名喜島」其實前2島在沖繩西北無誤，後2島應在沖繩西南。
4. 「4.2節」第1段第4行「澎湖本島與臺灣島最近的距離：龍門到雲林東石鄉、口湖鄉海濱」，後句應改為「龍門到嘉義東石鄉、雲林口湖鄉」。

二、高啟進老師：

曾在民國70年代的夏日於中正國中的三樓走廊看到東方出現臺灣高山的影像，所以吳教授的4-2“澎湖看山”的情形是會出現的，以方向研判應是中央山脈無疑，當時因文獻資訊缺乏，無法連上元朝吳志斗的情形，所以沒有再深入探討，佩服吳教授能用資訊智能爬梳相關資料，提出汀路尾澳是澎湖的看法。

吳培基老師回應：

各位好，在此簡單回應一下，第一點，大崎山看起來好像很近，這是汪大淵的記載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真的很近，這些文字紀錄及事實都可證明是正確的。

再來就是“至”澎湖部份，《元史》〈瑠求〉傳：「就澎湖發船往諭，相水勢地利，然後興兵未晚也」，至元29年(1292)3月29日起程，「自汀路尾澳舟行」，回程4月2日至澎湖。贈詩是行前送的，這些文字中，澎湖應該有其扮演的角色，應該不是倉皇回來，才到澎湖。接著就是福建沿岸部分，或許會有少數民族，但其開發也不是那麼晚，拿著刀砍元兵的情形應該不致發生。

就高老師部份回應：當天能見度只有約25公里，吳志斗並沒有看到臺灣的高山，走到臺灣海岸仍沒看到。